

中国总论

[美] 卫三畏 著

S. Wells Williams

陈俱译 陈绛校

The Middle Kingdom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总论

[美] 卫三畏 著

S. Wells Williams

陈俱译 陈绛校

The Middle Kingdom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汉学名著译丛

常务编辑:李天纲 邹振环 张晓敏

赵昌平 胡礼忠 葛晓音(以姓氏笔画为序)

执行编辑:吕 健 秦志华

本书责任编辑:郑明宝

初 版 序

我从中国回到美国，发现社会上对与中华帝国开展贸易和交往的前景所怀的兴趣，达到了从未预料到的地步；在许多方面的人士中，有着更大的愿望想了解最近的变化，也想知道实行开放是否可能促进基督教在居民中的推广和传播。作为在广州和澳门居住过 12 年的人，每天和人们亲密来往，说他们的语言，读他们的书，可以设想，这就使我有了解他们的政体和特点的一些部分，而这在美国还不为人们所普遍了解；就中国的情况提出看法，将会弄清他们的社会状态，鼓励以更大的努力进行传教工作。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地理、人口、艺术、风俗和科学等方面的询问，我在尤蒂卡、克利夫兰、布法罗、纽约和其他城市作了一系列演讲，这一活动的收益奉献给那时正在为教会铸造全副中文活字的需要。当初我前往中国，是在美部会的赞助下，做一个印刷工作者；现在演说的目的，一方面坚守我在教会中的岗位，同时在演说的总题目中我致力于探索中华帝国及其居民。聪明的人们所提出的询问，引导我选择演说的主题。其后的事几乎无需再说，也不必提及这部书就是以这些讲稿勉强充数而成的。让别人来评判这样一部著作的必要性和实用性，自然远胜于我自己；许多人强烈要求出版；有一位牧师说，只要我能写出来，他就让他的教会付诸删削。

[XIV]

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考虑着两个目标。一是如何涵盖演说中论述的所有主题，进一步详述和阐明其中的内容，而不仅考虑演讲时的需要或有用处；因此，听过演讲的人可以在书中找到同样的论题。在安排组织全稿时，保留原来的顺序；在论述

时,注意到选取最确实、最重要、最新近的信息;尝试做到两端之间的适中,这是有一定难度的;就是说,详尽的论述可能使一般读者感到厌倦,而想调查研究的人又对省略感到不满足,内容太贫乏不足以进行理性探讨,过于简短甚至不能引起深入研究的兴趣;但是,我能否做到如中国人所说的“中庸”,我自己不是个裁判者。一方面,如果这部书显得太庞大,一般读者难以细读,那么他可以想一想,中华帝国幅员广阔,比他自己的共和国疆域更宽广,人口比他自己的国家多出几千万,也许他就不会觉得书的分量太大了。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对汉人子孙的品格、历史制度有更大的兴趣,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读一读法国传教士和学者的著作,加深自己的研究;英文作家钻研这一课题的不多。

IXVI 这本书的另一个目标在于,要为中国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如此经常地加予他们的那些奇特的、几乎无可名状的可笑印象;似乎他们是欧洲人的模仿者,而他们的社会状况、艺术和政府不过是基督教世界同一事物的滑稽表演。中国人有着关于土地和人民的谬误而自傲的观念,这是可以谅解的,他们很少有欲望、更没有机会去弄清其实际情况如何;但是,他们会有这样的观念,无非由于他们在道德、艺术和学问上的成就大大削弱了这样的欲望,有助于免除责任,而赐福于他们。中国给自己的城镇所作的命名,上帝给中国人的相貌所留下的特征,他们所选的服装与风尚,他们的机械器皿、宗教节日、社会习俗,简而言之,几乎中国及其人民的每一方面,无不成为嘲笑的对象或讽刺的主题。对于游历中国的旅行家,人们期待他们作出这样的描写:

官员们戴着黄顶珠,递给你蜜饯蜗牛;
广州小伙真伶俐,孔雀花翎配上南京棉布紧身衣;
罕见的美食多奇怪,狗肉馅饼加上炸猫排;
鸟窝烧汤不用找,附近林子里就不少。

旅行者初次到这个地方，目光所及，种种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新奇吸引了他的注意，和原有印象结合起来，于是中国人成为令人厌烦、稀奇古怪、不文明的“猪眼”人，嘲笑他们而不必冒任何风险；“庇护万类的种族”，“拖着长尾巴的天民”，自负、无知，几乎不可救药。

因此，我的意图是，通过对他们的政府及其行为准则、文学和科举考试的梗概、社会、实业、宗教状况，进行朴实无华的描述，就像讲述其它国家一样，将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这将有助于修正或补充这些观点于万一，我的目标就不致落空。我将本书称为 The Middle Kingdom，主要理由在于“中国”是他们称呼自己国家的最常用名称；同时，中国人介于文明与野蛮之间，——中国在现存的制度和文学方面，是最文明的异教国家。

[xvi]

除了上述目标之外，我还想展示，一旦传教士扎根在人们之中，中国人可能会如何好好回报他们的辛劳，通过这一事实，增进基督教会在中国人中间传播福音的兴趣。为此，我稍稍充分地阐述政府的性质及其守旧与失序，以及人们的宗教观点。关于全国的地理，经过认真查对；关于人口的最大估计数，有理由相信是或然的与可能的，其证据经过一定调查，是最可信的。这一著作中，几乎每一部分的资料来源，都是亲自观察和对当地权威性典籍的研究，还来自裨治文博士编辑、在广州连续出版的《中国丛报》各卷。可能有的人会认为，德庇时爵士的井井有条而融会贯通的著作出版才不久，现在没有必要出另一本综述中国的书；我想，我对他的著作高度赞扬，表现在时时加以引用，或者在他充分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然而，自从他的《中国人》一书出版¹，时光已消逝了10年，即使我国公众都读过，而人们对中国的兴趣仍不减，甚至更加浓厚，现在的中国人比当年更容易接近；经过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衡，迫使中国不得不打开长久关闭的大门，其中原因和后果究竟如何，这是人们乐于了解的。插图的选择以其正确性为准则，来源不一，主要来自研究深入、内容生动的法文著作《开放的中国》。

这篇序言谈了本书的缘起、计划和设想，在结束之前，请允

I 全名为《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两卷，1836年出版。

[xvii] 许我表达卑微的希望，这对在中国人中推进基督教文明的事业将有所帮助，在我国传播有关中国的更公正的知识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这样的知识有助于任何人进一步激起自己的愿望，去传播我们的文明和宗教自由的主要源泉，鼓励目前从事这一事业的人进行更大的努力，那么，在著作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苦就会得到增长无已的补偿。国内许多仁惠的朋友们对于我的尝试予以亲切的期待，尤其是在出版过程中给予帮助，我只能在这里说明他们理应得到高度的评价，但我没有得到允许作更具体的说明。

卫三畏

1847 年 12 月 1 日，于纽约

修订版序

本书初版发行以来,35年的时光已经流逝;这一段岁月里,中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发展可能超过先前历史的任何一个世纪。虽然其社会习惯和政治原则迄今未见明显变化,因而无需整个地重写这些篇章,但是可以看到现在的新版本在许多方面涉及这一当代国家的改造。在新的政权之下,中央政府对各省统治者的权力急剧增长,在这几年中对各省施加比过去更严的控制。再者,帝国建立了对外关系,在妥善理解的基础上派出外交使节;这就很快地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们;贸易的便利,旅行者的光临,教育的普及,还有别的力量,把人们从冷漠昏睡之中唤醒。逐渐改造社会面貌的影响力正在起着强大的作用。

为了描述这个国家的新貌,本书的修订包括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我总想使本书保持在适当的分量之内,所有含糊的或多余的句子全部予以删除,而有关的新材料使新版的分量大约增加了三分之一。章的安排则不作变动。前四章涉及地理,按篇幅所许可,尽量采纳最近考察者或侨民所提供的许多准确的详情。行省以外的各地区的叙述,有近20年间俄国、英国和印度旅行家的研究资料。这一带大部分是荒凉多山的地区,不可能承受大量人口。绘制地图时,费心制图家雅各·威尔斯,他参阅了最精确的图,采用可信赖的旅行家的探索和画下的路线图,加以核对并缩小比例,尽目前的可能,绘成中亚地区的准确地图。十八省的地图,和我以前所用的基本一样。¹

[X]

1 译者所能见到的两种版本的原著,其中地图均已丢失,无从复制,引以为憾。

人口调查章大体保持原样,未作更动,因为在全国进行有条有理的调查之前,有关人口的重要问题只好暂且搁置。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初次出版以来,本章对中国人口所作的估计——

甚至更大得多的数字,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外国来华的博物学家经过对每一分科的考察,所提供的资料比20年前所能收集到的更广泛、更精确。因此,第六章几乎全部重写,按篇幅许可或一般读者所能接受的程度,全面概括了这一广阔领域的缩影。然而,专家马上会觉得,如此快速地一瞥,不过表明了这一主题如何宽广,与描述其他已知事物相比,显得多么不完整。

上册涉及法律及其实施的部分,只能作一些枝节的改动。

[XI] 无论他们的法学理论如何完善,百姓在许多方面不得不忍受统治者的不公正待遇,比百姓自己做的坏事来得多。现在,《京报》经常地翻译并在上海报纸上登载,对于通观施政概貌具有最高价值。

语言和文学两章作了大量改进。由于外国学者的辛勤,最近提供了译著和课本,正文只能列举其中一部分,就像本书各章一样,在脚注中列出文献目录,使更感兴趣的学者可以找到更详尽的研究所需的资料。中国文学十分广泛,这一部分包含了各个分支的梗概,其中儒家经典占较大比重。其后四章的内容是中国人的艺术、工业、家庭生活和科学,鉴于中国人的这些生活特征已为外国人所熟知,因而这里只作一番必要而快速的考察。然而,为了描绘他们的社会与经济的特色,一些独到的或特殊的东西不会予以省略。近30年来,成千上万的广东人移居海外,在外国人看来这个省成了中国的代表;还要指出的是,他们适应性强,有进取心,节俭,有航海习惯,成了整体的范例。

历史和编年,补充了若干事实和表格,使之更为完善;①但是,这一方向的研究领域还不怎么明确,孔子之前的年代所发生的事件能够确定具体日期的还不多。整个亚洲大陆的地理、古迹和文献,有必要进行全面的调查,以便使东亚的情况能够明白显示出来。中国历史是个吸引人的课题,学者可以毕生致力其中,阐释大量的历史文献。

论述宗教的有两章,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为了促进基督教而做的工作,已加以补充,一直写到目前为止。当代学者的研究,在探讨当地宗教信条使之更加清晰的同时,也考察了中国人的

信仰,并且和亚洲其它系统相比较。

中国商业章,因其贸易量的增长而加强了重要性。近10年来,中国、印度和英国之间的鸦片贸易,在道义上和商务上受到非难。有理由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摆脱其中干系,这将是正义和基督教的胜利。下册的其余部分叙述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包括简要地记述了太平天国起义,这场起义近似地渊源于外国观念。对如何强使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能够进入恰当的位置而发生的种种事件,就我所知,迄今未见连贯的、令人满意的叙述。对当今一项最不平凡的发展事态作简洁的陈述,应当不是大家所不感兴趣的。

将大量增加的有关中国的可靠资料压缩成两册,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我相信,有了李希霍芬、玉尔、理雅各等人的榜样,将来的作者不必像这本书那样进行包罗万象的概述,而是限定于对单一的或同类的主题进行探讨。本版的插图增加近一倍,所增的经过选择,都是和题材相关的。我利用了所有可用的资料,其出处在脚注中加以适当说明,并有索引足供参考。

[XIII]

本书的修订经历了几年缓慢而坚持不懈的工作。1882年3月,终于完成了修订稿并安排出版;可是,我的身体不行了,部分瘫痪使我不可能继续工作。我的儿子卫斐列¹本来就已审阅过稿本,这时承担了出版的全部责任。我更加相信他能够完成编辑的职责,因为他已经熟悉中国的全面情况以及最具权威的书籍。这一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最后三章,经过他认真修改,并专门研究了最近中国政治历史,从而更为完善。编索引是他的工作。他又仔细审阅全书,尤其是有关地理和文学各章,对此我深为感激。今年初,我有所康复,能够照管印刷的事,校阅了下册的清样。

我在中国居住了43年的经历,和这一国家的开放逐步迈向顶点的历程是同步进行的。应当提及的最重要的事件有:1834年东印度公司停业,1841-42年中英战争,废止行商垄断,五口通商,由“亚罗号”船引发的不适宜地进攻广州城,在北京近郊的行动,建立外国驻京使馆,最后一项即1873年“磕头”

1 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1857-1928),生于澳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著有《蒲安臣与中国首次派赴外国的使者》。

[XIV] 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这样,外国使节才有可能觐见皇帝。追踪历史上上帝之手的人,从这一帝国如此急速而巨大的变化中,可以推测到实现上帝旨意的预兆;因为这些政治事件发生之日,正是《圣经》流传之时,教会的传道和教育工作未遇到多少对抗,正在人民中间默默地起着渐变的作用。

我在 1833 年到达广州时,和另外两位美国人作为“番鬼”向行商经官^I正式报告,在他的监护之下才得以生存。1874 年,我作为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跟随艾忒敏公使觐见同治皇帝,美国使节站在与“天子”完全平等的地位呈上国书。一生有两次这般的经历,而且不会忘记这个国家在思想和道德上的重大发展,为了使一个独立的政府从强加于人的姿态变为听从他人,这样的发展是必需的,因此,毫不足怪的是,我确信汉人的子孙有着伟大的未来;但是,唯有纯粹基督教的发展才是适当的手段,足以拯救在这一进步中的各个冲突因素免于互相摧残。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已经度过被动时期,这是肯定无疑的。中国不可能再安于懒散隔绝——像过去那样,以过于自负的态度俯视其他国家,就像面对她所无需劳神的星星一样。

[XV] 修订版以同一的目标,坚持初版序言中所述的观点——为中国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古怪的、模糊不清的可笑印象,这种印象是如此通常地由外国作家加给他们的。我致力于展示他们民族性格中更美好的品质,迄今为止他们没有机会学习那些现在他们正在迅速领会的东西。这一“花团锦簇之乡”的人民被列入不文明的国度,这样的日子已迅速消逝。在更早些以及稍晚的年代里,心中出现的希望激励着我,传教事业可能得到发扬。在这一事业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在道义和政治两方面,将会得到拯救。这一成功有可能和人民的需要同步前进。他们将会变得适应于自己着手处理问题,并且和外国文明以多种活动形式结合起来。不久,将会引进铁路、电报和制造业,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人民中成百万地受到启发,无论在宗教、政治和家庭生活的每一方面。

圣灵的降临今后可以预期,为了降临而应做的准备工作已

I 可能指天宝行商梁纶枢。

一直在以较过去快得多的速度进行,并且具备日益增进的便利条件以促使其最后的完成。神的允诺将实现以赛亚的预言,这一预言在孔子之前的年代里就已作出;上帝的人民将从希尼之地^I来到,加入阳光下每一部落的赞美大合唱。

卫三畏

1883年7月,于纽黑文

① 散见全书所有表格,按字母顺序排列,可于索引中该词查到。

I 希尼之地(The Land of Sinim)亦译“泰国”或“中土”,著者以为即指中国。见《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

目 录

初版序(1847年)	1
修订版序(1883年)	1
第一章 全国区划与特征	1
第二章 东部各省地理	34
第三章 西部各省地理	100
第四章 满洲、蒙古、伊犁、西藏地理	131
第五章 人口与统计	183
第六章 中国博物志	212
第七章 中国法律与政府概略	269
第八章 法律的执行	313
第九章 教育与科举考试	360
第十章 中国语言文字的结构	402
第十一章 中国经典文献	434
第十二章 中国的雅文学	469
第十三章 中国人的建筑、服装与饮食	505
第十四章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545
第十五章 中国工艺	585
第十六章 中国科学	628
第十七章 中国的历史与纪年	674
第十八章 中国宗教	713
第十九章 基督教教会在中国人之中	776
第二十章 中国商业	848
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对外交往	873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对英战争的起因	915
第二十三章	第一次英中战争的进程及其结果	953
第二十四章	太平军叛乱	997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英中战争	1031
第二十六章	中国近事	1077
人名地名索引		1115
译后记		1135

第一章

全国区划与特征

[001]

现今统治中国的皇朝，拥有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地理学家一般称之为中华帝国。在任何年代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说这个国家是由统一的力量所治理的领土最为宽广的国度之一。在其疆域之内，有多种多样的土壤和气候。有大河流，不仅可资灌溉和泄洪，而且由于流域辽阔和支流众多，为内部交通提供了非凡的便利。国土上生产一切必需品，为住民提供养，使他们过得舒适、欢愉，他们几乎没有必要依靠别的地区和国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个国家的文明完全是在自己的组织和制度之下发展起来的；其政府的形成，不必模仿或参照别的国家；其文学也无需借鉴他国学者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其语言的音符、结构以及年代久远，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民以其勤劳、热爱和平以及人数众多、习俗独特而著称。考察研究这样的人民和如此广阔的国家，一定能使我们得到教益，而且十分引人入胜；如果导向正确，能够以更坚定的信念来对待《圣经》上的箴言和律令，使每个国家在这尘世上都能在其个人、社会和政治关系上得到最高度的发展，到了另一世界能够享受幸福。¹我们期望，在世界史上的今天，比起以往有更多的人渴望了解别人的状况和需求，这并不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爱好，并非对自己的高超知识和优越条件感到庆幸，而是为了使他们的同类也能受益，也能自由地分享他们所得到的恩赐。希冀这样做的人将会发现，世界上所有种族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支能够和包含在中华帝国之内的各族相媲美，值得人们尽最大的努力去进行研究。至于说到我们的神圣宗教，用纯净、崇高、有益身心的教义去发展和促进他们的社会进步的理论，从这一角度来看中

[002]

1 这里是著者宗教观点的表述，书中时有出现。

华各族的重要性,可以说全球无出其右了。

China 这个词的起源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本国人并不这样称呼自己的国家,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过去曾经用此词指称整个领土。印度《摩奴法典》和《摩呵婆罗多》中出现 China 这一名称,是指在公元前 12 世纪和印度人有交往的国家或人民,很可能就是指中国人,因此这个词在最遥远的年代就已经产生。最有可能的说法是,这个词起源于“秦”这一氏族,约于公元前 250 年,¹ 秦征服了其他封建王侯,首次统一了全国,从而在印度、波斯和其他亚洲国家中名声大振。在其征服群雄之前很久,“秦”处于中国西北,早已声名远扬,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其他国家,也广为人知。法国传教士刘应(Visdelou)精心研究了这个问题,据他说,秦的先世出身高贵,力量强大,地位显赫。他说:“秦的创建者是帝颛顼的儿子大业,曾经有过一千多年的辉煌时期,地位仅次于王室。这个家族的后裔非子,为公元前 909 年的周孝王主管养马,得到孝王的赏赐,以秦州城作为他的封地,给他以次于附庸国的封号。一百二十二年之后(约在公元前 770 年),幽王被鞑靼人所杀,其子平王继位,秦襄公勇敢地替他报了仇。于是襄公成为拥有全权的诸侯,不受任何限制。平王放弃了国都西安(当时称镐京),迁都洛阳,以大省陕西赐给襄公,作为王朝治下的一部分。于是秦变得非常强大。尽管产业大了,称号没有改变,仍旧保持秦的名称,因为秦州城是他发迹的根基。不久秦国扬名四方,从西方各国来的人首先到达这里,他们所能看到的中国不过在秦的范围之内,于是将这一名称加诸其余各地,称整个帝国为秦。”^①

这段摘录所指的是秦国国君取代周室之前很久的事;显然,这个公国和沙漠为邻,位于从塔里木流域越过沙漠向东到达中国的通道上。刘应,这位博学的耶稣会士提出的上述论点是可能成立的。在前往中国的西方商人的心目中,也会因帝国故都的形象而加强了这一看法。当秦取得了统治全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其首领能征善战,建造了长城,因而威名远扬,也使这个国家广为人知,“秦”这一名称广泛传播,被认为是国家的

1 应作公元前 221 年。

名称。早就航海于亚丁与广州之间的马来人和阿拉伯人所知道的中国这一名称,可能在公元 1500 年之前传入欧洲。印度人将 Maha-china 即“大中国”缩略为 Machin,有时和云南部落名称 Manji 相混。印度人以及亚洲的其他民族都认为这个国家和人民是以“秦”为名,于是称之为 Jin、Chin、Sin、Sinae、Tzinistae。波斯人则称中国为 Cathay,俄罗斯的拼法是 Kitai,即“契丹”的变音,这是公元 10 世纪统治华北的种族,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这样的名称。拉丁文 Seres 来自汉语“丝”字,无疑是在汉代首次用以指中国人。¹

[004]

中国人用许多名称来称呼自己和所居住的土地。最古老的词便是“天下”,即指世界;另一个几乎同样古老的是“四海”,意即地处四个海洋之内;第三个是目前更通用的“中国”一词,因为公元前 1150 年周朝建立,王室用以专指他们所居住的河南,处于周围各国之中。国家扩大了,名称保留下来,于是加强了流行的观念,以为自己是居住在大地中央,“中国人”就是住在中央王国的人。所有这些名称都表示他们的自负和对地理位置的无知。然而,这个毛病并非只是他们才有,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为自己命名,都明白表示自己超群绝伦的观念,而且,这些国家占有疆土达到最广阔的时候,都不能和中国本部相比。秦也立下了这样的定例,用当时统治朝代来作为国家的名称,然而秦朝只持续了 44 年,时间太短,无法流传下去,也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少恩惠;后继的汉、唐两代由于才干杰出,朝代名称就成了国与民的名称。“汉人”、“汉子”二词至今仍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普遍称谓,“汉子”还意味着勇敢的人。“唐人”也是在南方各省经常听到的,“唐山”则指整个中国。印度佛教徒称中国为“震旦”,意即黎明,中国佛教徒写作时也使用这一称谓。

[005]

当今的清朝自称“大清国”,但是人民拒绝使用相应的名称“清人”来称自己。帝国有时也称清朝,是以家族作为它所统治的国家的名称。在西方国家,当今常常听到 the Celestial Empire (天上的帝国),来自“天朝”一词;至于称该国人民为 Celestials (天民),则完全是外国人的杜撰,因为中国语言难以表达这样

1 在本书的初版中,著者在此处提出《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十二节所说的“希尼之地”就是指中国,修订版已予删去。